

(再版)

# 常沈八十灘

程曉華著



桂林國防書店發行

(再版)

當  
泥  
十  
八  
灘

程  
曉  
華  
著

常 沅 十 八 灘

◀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▶

著 者 程 曉 華

印 刷 者 華 南 報 工 務 部

發 行 者 國 防 書 店

桂林中南路

實價：國幣壹元貳角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日再版



一十 取 時 舟 一 鐘 又 心 一 察 懸 嬰

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
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| 00 | 01 | 23 | 00 | 01 | 23 | 00 | 01 | 23 |
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
| 舟  | 時  | 取  | 鐘  | 又  | 心  | 察  | 懸  | 嬰  |

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
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| 00 | 01 | 23 | 00 | 01 | 23 |
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 !  |
| 舟  | 時  | 取  | 鐘  | 又  | 心  |

賴少其作

有力 G調 4/4 沅江船夫曲

崔興化作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3 2 | <u>1 6</u> | 2 0 | 3 2 | <u>1 6</u> | 6 0 | 2 3     | <u>1 6</u> | 6 0 |
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啊   | 嘿!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 啊       | 伙!         | 嘿   |
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啊   | 伙!  | 嘿          | 依   | 嘜       | 伙!         | 嘿   |
| 2 1 | <u>1 6</u> | 6 0 | 3 2 | <u>1 6</u> | 2 0 | 3 2     | <u>1 6</u> | 6 0 |
| 嘿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 沅   | 江          | 船   | 家       | 多          | 自   |
| 在   | 這          | 裏   | 運   | 貨          | 那   | 裏       | 賣!         | 自   |
| 2 3 | <u>1 6</u> | 6 0 | 2 1 | <u>1 6</u> | 6 0 | 3 2 5 0 | 3 2 2 0    |     |
| 這   | 裏          | 運   | 貨   | 那          | 裏   | 賣!      | 自          | 從   |
| 鬼   | 子          | 放   | 啊   | 大          | 砲!  | 貨       | 物          | 運   |
| 來!  | 沒          | 處   | 銷   | 呀!         | 要   | 想       | 穿!         | 吃   |
| 又   | 飽!         | 快   | 把   | 鬼          | 子!  | 齊       | 趕          | 掉!  |
| 3 2 | <u>1 6</u> | 2 0 | 3 2 | <u>1 6</u> | 6 0 | 2 3     | <u>1 6</u> | 6 0 |
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 嘿 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 伙!      | 嘿          | 依   |
| 嘜   | 伙!         | 嘿   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 嘿     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
| 2 1 | <u>1 6</u> | 6 0 | 3 2 | <u>1 6</u> | 2 0 | 3 2     | <u>1 6</u> | 6 0 |
| 齊   | 趕          | 掉!  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 嘿     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
| 伙!  | 嘿          | 依   | 嘜   | 伙!         | 嘿   | 依    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
| 2 3 | <u>1 6</u> | 6 0 | 2 1 | <u>1 6</u> | 6 0 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 嘿 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 伙!  | 嘿          | 依   | 嘜       | 伙!         | 嘿   |
| 依   | 嘜          | 伙!  | 嘿   | 依          | 嘜   | 伙!      | 嘿          | 依   |

## 鍾序

鍾期森

曉華兄的「常沅十八灘」出版了。

這是他的戰時生活紀錄之一部，同時也是第二期抗戰發軔常沅間戰時動態紀錄之一部，全書自有他的評價，我不想多說話，但我說的是書以外的兩點，因為這兩點仍不失與本書有深切的關係。

第一，曉華兄是戰鬥的。北伐前後，他把全部的力量不息的用在一切與腐惡勢力鬥爭之上，抗戰以後，他更發揮了鬥爭的生命力，雖說他沒有真正跑上戰場，但他的精力只要有可用之處，我是知道他是從沒有吝惜過，所以，在保衛武漢工作的階段上，他確實有過很好的表現，而且，掃蕩報在武漢出到最後一天，他也堅決守着工作崗位到最後一天，他從砲聲火光中離開武漢，接着他又鼓餘勇把洞庭湖邊沿上的家搶救出走，這樣，就使他在沅水上遭受了最大的苦難，一路來憑了他這一份戰鬥魄力，許

多風濤險阻——被他克制過來。

第二，湘西是偉大的。湘西在中國是一個「神祕之國」，險灘峻嶺，神話異說，平常很少有人來「問津」，可是在抗戰的前後，特別是武漢放棄長沙大火以後，這一個神祕之幕全被揭開了，中國中部的人羣像潮水一樣的流入了山林地帶，把大家的眼晴帶到了這里，精力帶到了這里，腦子也帶到了這里，實質上，這些恰恰是湘西所需要的。因為這里有的是無盡藏的富源，有的是拳粗臂大的漢子，此外還有一個可誇耀的就是有這麼一道像銅牆鐵壁的「常沉十八灘」。目前在這一帶我們為要發掘富源，動員民衆，以及加強這一道天然防線等等，來建立復興中國的新根據地，是非得這些人把帶來的精力，眼睛，腦子儘量用在這上面不可。

我和驕華兄是十餘年的老友，我瞭解他最深，我又是湖南人，更懂得湘西，這幾句話，似乎應當歸我說。

目 錄

封 面 (木刻)

劉建菴

扉 頁 (木刻)

賴少其

沅江船夫曲

崔興化

序

鍾期

一、我由武漢退出以後

二、從轟炸中到常德

三、要一條辰州船

四、常德四天

在桃源

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六、  | 第一個灘       | 一八 |
| 七、  | 用時間緩和和爭執   | 二二 |
| 八、  | 船旋         | 二五 |
| 九、  | 姚河一        | 二九 |
| 一〇、 | 又結上了一個伴船   | 三二 |
| 一一、 | 一個焦灼的等待    | 三四 |
| 一二、 | 過牧馬口       | 三七 |
| 一三、 | 「掌頭篙」與「舵公」 | 四〇 |
| 一四、 | 在回憶中灼痛自己   | 四三 |
| 一五、 | 皺着眉頭的日子    | 四六 |
| 一六、 | 四個好漢子      | 四九 |
| 一七、 | 見下來的船就心動   | 五二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八、泊在青龍灘下·····   | 五五 |
| 一九、在石縫裏破浪前進····· | 五八 |
| 二〇、一條新牆船·····    | 六一 |
| 二一、一次最沉重的負擔····· | 六四 |
| 二二、讓興奮撐住疲勞·····  | 六七 |
| 二三、沙洲夜泊·····     | 七一 |
| 二四、陷於兩難之中·····   | 七四 |
| 二五、像做了一場惡夢·····  | 七七 |
| 二六、不能持久的安靜·····  | 八一 |
| 二七、危巖上拉夜繮·····   | 八四 |
| 二八、橫石灘前的血痕·····  | 八七 |
| 二九、老賈的看法錯了·····  | 九一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三〇、望見沅陵的塔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九三 |
| 三一、到了沅陵的感慨……………       | 九六 |
| 三二、六個鐘頭回到常德……………      | 九八 |
| 關於「常沅十八灘」(附再版贅言)…………… | 著者 |

# 常沅十八灘

## (一) 由武漢退出以後

武漢戰事吃緊，岳陽這一個古城，大部份已經毀滅在敵人的狂炸之下。

有老有小的家，又正碰到這一個艱險時期，是最令人憂心的。我焦愁了好幾天，於放心不下的由漢口趕了回來。

抵家，一家人正準備逃到洞庭湖的西岸注滋口去，在一片瓦礫的故鄉見面，心被刺痛得太厲害了，平平生下來還不會滿月，就在炸彈底下鑽來鑽去，這孩子固然什麼也感覺不到，但妻抱着他第一次與我見面的時候，我的淚幾乎要掉到他的臉上去。這一次回來一切給我的刺激是太大了，特別是這個在戰火之中生下來孩子，在我一生中，他就等於一個火光砲聲的符號，就是再多過些日子，民族和家所遭受的劫難，

是永不會在我記憶上褪色的。

敵機天天炸，到注滋口去我當然贊同。

一黑早上渡船，恰恰又碰上一個壞天氣。雲層低黯，大風攪起了巨浪，在望不見邊的洞庭湖中間，這一隻船是不能不叫人担心，浪頭打到了船上從甲板上滾過，船很可能的被大浪吞沒，這時候，母親和四個孩子經不住顛簸，又大嘔大吐起了，在一個非常的恐怖情緒之中，我照拂了這邊，又看望那邊，慌得手足無措。我在小時候也隨父母逃過不少的難，直接感受痛苦的這是第一次。

在注滋口草草安置了家小，工作又迫得我趕忙回到武漢，這正是武漢四週在猛烈進行保衛戰的時候。

武漢棄守以前，我和家的音訊簡直斷絕了。在戰火中不能知道彼此間的安危，是最苦悶不過的。但那個時候，我們之間正在為保衛武漢展開了偉大的鬥爭工作，這苦悶又時時被我努力克制過來。

保衛武漢工作告一段落，掃蕩報出了最後一張才開始撤退，我隨報社由漢宜路脫險到沙市，心裏一寬，又重新想起了家，趁着水路方便，決定經藕池南縣回去一次。

武漢失守的消息傳到注滋口，一家人正在爲我擔心，恰好我匆匆趕了回去，自然，他們是高興的。父親捨不得他幾十年一手創立下的基業，岳陽一直緊急到了極點不肯離開，一家團敘，大家才真實體味到幾分苦中之樂。

到家僅僅一個星期，砲聲由遠而近，敵人已越個蒲圻向岳陽迫近了，注滋口離岳陽僅百多里，如果湖上一旦發現敵艦，我們要想在這里安居是不容易的。

風聲在湖面像是帶着腥味，難民一船一船，從岳陽川流不息的裝了過來，一個小市鎮擠上這麼多人，形勢的緊形是顯而易見。這對我緊接着來的嚴重問題，就是走走，老小是不是隨我一路走，我既不能像路人一樣拋他們而去，勢必大家同着一塊走才行。父親開始表示反對，理由是怕沿途困難太多，而且，一動身又非錢不行，這理由很對，但我想來想去，總覺得在這局面下一個人走是太忍心了，感情上是絕對不容許。

我這樣做，我用了很多方法，引證許多日本鬼子暴行的故事，才把父親說得活動了，經過兩天的籌劃，結果是決定走。

從地圖上看好路線，雇了一隻逃難來注市的襄河船，走得比較急，只順便帶了點衣物，大部份的東西都撒在注滋口。

臨到動身，堂兄帶着快要生產的堂嫂和三個孩子來要求參加，我們自然不好意思推却。僅算算孩子人數是八個，我四個，加上一個失了父母的表弟，再加上堂兄的三個，一隻小船，成了孩子們的世界。最後參加的又有姨姪揚生和幫工耀泉，船老板一家六口，七十多歲一對老夫婦，半老的媳婦和未成年的孩子，另外比較能出力的兩個——船老板和伙計老賈，都有一把年紀了。

從前和我家同屋的山東人老胡，一家大小四口，也包了一隻小船和我們結伴，本來還可以同岳陽貞信女中校兩隻船同行的，爲了要趁好風，來不及鑿候，一清早，就掛好風帆，逆流而上。

## (二) 從轟炸中到常德

帆吃得飽飽，一連四天好風，船輕快的過了三星湖，南嘴，漢壽。

離德山怕還有二三十里遠近，突然發現敵機八架從桅上向西飛去，大約過了四五分鐘的光景，在我們前進的方向轟隆轟隆發現幾聲沉悶的巨響，我們壓住心慌，孩子們骨碌碌張大了眼睛，遠遠望到常德那邊濃烟衝起，我們知道常德又被炸了。大約又經過刻多鐘，八架敵機才淩淩亂亂飛了轉來。

抵常德天快要黑了。電燈無力的在水上閃着光。望到岸上一羣一羣逃警報的民衆，拖拖沓沓的沿着長堤走上街去。

船在磯頭下泊了錨，我趕着上岸，因我自武漢退出後，將近一二十天沒有看報，「打聽消息」一到是抵常德後第一件事。時間太晚，街上無法看到一張報紙，結果在一家書店化幾角大洋收集到了十多張。大致看一下，才知道我們的故鄉岳陽在十二號失



陷了，一家人無不心酸欲淚。第二件事是換船問題，從常德向上走的船稱爲上河船，常德以下的船稱爲下河船，我們的船是慣走襄河，不用說當然也是上河船，駕船人的技能，船底的質料，船上的工具，船身的式樣，決不能向上走，聽到船老板說，從常德到沅陵這一段水路很危險，如果要走沅陵，是應該找一隻專走上河的船才可以。

會見堂兄的岳丈，使我們驚慌的就是換船很成問題，據他說他一家還有十多人，在常德等了一兩個月仍是無法可施。這有兩個原因；一是常德一連幾天轟炸，二是前方消息吃緊當局忙於疏散重要物件和人口，在常德沿岸每一隻辰州船（註：辰州即沅陵，可稱爲辰州船或簡稱爲辰船。）都是裝得滿滿準備動身，此外雖另有公路可直達沅陵，軍運忙碌，汽車輪不到我們坐，這消息太驚人了，我暗暗叫着苦！

第二天清早，同我們結伴的山東人老胡喊着我：

「程先生，船太不容易找，這裏又轟炸得厲害，我們還是回注磁口的好，趁着今天轉了風向。你們呢？」